

馴“虎”英雄

潘芷汀著

潘 芷 汀

馴 “虎” 英 雄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• 1957 •

內 容 提 要

这里包括九篇散文、小說，是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等三个时期写的。通过一些农民、工人和革命干部的人物塑造，反映了不同时期与不同地区、复杂多样的生活和斗争的一些侧面。例如“喀喀王三”反映了抗日战争初期，在国民党反动派腐朽的兵役制度下面，一个朴素、善良的农民的悲惨命运；“献礼”写解放初期，工人们改进了过去一直没法解决的跑煤粉的锅爐，为国家节省了财富，用来向党献礼；“驯‘虎’英雄”是写北京某地发电厂技师沈贤明，摸熟了机器的性能，并放弃参加“五一”节观礼和联欢的机会，使机器在节日能安全发电的情形。另外，还有以土地改革中老年人的觉醒为题材的小說“娘兒倆”；以工业建设为题材的散文“回厂”“卸煤組”等。

馴 “虎” 英 雄

潘 芷 汀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11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*

書号 1243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2 11/16 字数 53,000

1957年2月第1版

1957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,000 定价(6) 0.24 元

目 次

喀喀王三.....	1
娘兒倆.....	15
献礼.....	24
老馮.....	36
卸煤組.....	45
不爱講話的人.....	52
回厂.....	58
和老張在一起的时候.....	66
馴“虎”英雄.....	74

喀 喀 王 三

一

王三口吃，說話時常帶“喀喀，……什麼，這，喀……”這些字眼，有時喀喀了一陣之後，張張嘴閉閉眼就沒有下文了。旁人笑他，他就紅起臉來。因此，雖然祖母給他起名三星，長輩叫他阿三，外人卻叫他喀喀王三，或者就是喀喀兩個字。他雖然年輕，却很沉默。祖母和母親都已死掉，就是和唯一的親人父親，也不輕易說話。

他長的样子看來有些呆氣：矮个子，腦壳不大圓；瘦小的臉上，長着一對散光的眼睛；皮色黑黃；靠近圓鼻頭下面有一付厚而發皺的嘴唇。黃色的灰塵常常挂在鼻子兩旁和耳朵附近。然而，他的脾氣是好的，心地是善的。村里人們常愛捏一下王三的鼻頭或摸一把他的脖頸，然後逗他說：“喀喀，你你你知不知道嗎？你爸爸給你說妥媳媳媳婦了！”他听了就紅着臉笑一笑，而且笑紋里充滿着忠誠和憨厚的表情。有時把他的鼻子捏得太痛，他就皺一皺眉，翻一下白眼，咽下一口口水，說：“干干干嗎？捏得人家這這這么痛！”說着就走開了。

他雖然个子不高，但是肩膀寬，氣力大，天天低著頭一聲不响地做事，一點不撒懶，十分疲乏時，才把胳膊盤在胸前稍稍休息一會。吃穿不講究，經常穿著滿是油疤和補釘的衣服，

头上箍一条破旧毛巾。家里的工作做完，便帶一兩塊硬冷的干粮到田里去。鄰居街坊的人們要他帮忙也从不推辞。“老三啊，帮我挑一担水好嗎？我脚痛得厉害！”“好！”“老三啊，你把这斗米給村長家背去可以嗎？辛苦你啦！”“可以！”自家的活計，更沒有依靠。父親患癆病多年，睡的早起的迟，不大帮他忙，他也不依靠他。

今年，王三十八歲了。春天，一个暖和的上午，他吃过早飯，把小牛牽出去飲过水，又把它身上的糞土扫了一遍。就在怀里揣一塊干粮，背起柴筐到野地里去。他經過房南向陽的空場，父親正在那里和几个老漢并排蹲在牆根处晒太陽。彼此对望了一眼，意思是說：“爸爸，家里的活計都做完，我到野外拾柴啦。”“你去拾柴嗎，孩子，好好，去吧！”

老王望着孩子的背影，想到他那勤苦而老实的孩子已經沒有了母親，就起了一种憐憫和悲痛的心情。那背影漸漸远了，小了。晃动在寬闊的野地里，褐色的土壤上；后來爬上一个土坡，变成螞蟻大的黑点，蠕動了一会就消失在土坡后面。強烈耀目的陽光，使老王眼前飄動起空幻的金花，他挪开視線接着咳嗽起來。

取暖的老漢們閑談着种地和过日子的事情，老王沒有插言。一会大家都靜下來，空气顯得很寂寞，一陣微風卷起几片草叶在牆角处打旋子，附近臥着的老狗把头盤在胸部，露出來的那只眼睛眨了眨，肚皮起伏着平勻地喘气。停了不久，人們又講起話來，是談論集市上物价什么的……就这样，人們有心無心地等待着時間过到中午。

中午來了，太陽在藍色的高空游到中天，人們就走散各自

回家去。老王也站起來，心想不等王三回來就到家去燒飯。然而他的眼睛告訴他，孩子已經背了一筐干柴走近，並且帶着有話要說的样子，老王期待地望着。

“爸爸，是，您您您……喀喀看那那那那……喀喀……”

老王順着指向望去，在那漫野里，从区鎮到这王家村來的大路上，有兩個騎馬的人，蹣跚一躍飛塵。近了，看清楚是兩個巡警，老王父子怀着驚疑不安的心情，望了一会就回家去。

王家村是國民黨統治区大后方一个偏僻的小村子，居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。抗战几年來，人們還鬧不清是怎么回事。开始縣城里還有學生們組織宣傳隊下鄉工作，但沒有輪流到王家村就奉命解散了。上边的命令，如催糧要捐，征募壯丁，从省到縣，到区，到村，村里就照命繳納。其他的事不聞不聞。今天，区里下來兩個巡警，全村就驚擾起來：李老四在街上碰見趙大哥，彼此會意地望了一眼，一个說，“又要了！咳，又要出事了！”一个說，“咳，这年头没办法！”于是都嘆气，都搖頭。

“小順！賊羔的！”小順的媽向門洞里玩的孩子急躁地罵着，“不怕叫兵抓去嗎？”

閻長得到村長的命令，在街上慌忙地走着，敲着几家的大門。巷口找吃食的鷄子被冲散，老鷄找不到雛兒就咯咯地呼喚着，狗們躲在草棚里吠叫，老王父子正在做飯的時候，大門响了，閻長進來，他提着小籃，里面裝着几个鷄蛋和一塊臘豬肉。老王直起腰，面孔裝出笑樣，心里却跳動了。王三把自己坐着燒火的矮凳遞給閻長。仍舊低頭工作。閻長說，“這些狗入的事，麻煩！”把小籃放在灶台上。

“怎么啦？”老王紅着臉看了看小籃里的东西，說：“你吃過飯嗎，閻長？”

“区里又下來人，限三天送去，你看这些狗入的事！”

“你說的是催新兵嗎？”老王嗓子痒的很，却忍着咳嗽。閻長忽然想起似的站起來，提過小籃說，“老王，你吃過飯到村長那里去一下……喂，先拿几个雞蛋來……一定去呵！我还要馬上派人給巡警做飯吃。”

下午，王三又去野外拾柴了。老王遵照閻長的命令到村長家里去一趟，等他帶着滿肚子憂愁回到家里的时候，王三還沒回來。自个兒就靠近門階發呆瞭了好久。

傍晚，王三仍舊背着一筐干柴回家，他們燒了一点稀飯吃，該是老王睡下的时候了。然而，他把孩子喚到跟前，說：“阿三，今晚上你先睡吧，回头我給小牛添草。”

“不！爸爸，这这这为什么？”

“后天，也許明天，你就——咳，我告訴你，我到村長家里去了一趟，他說，戶口冊上載的清楚；我今年四十五歲，你今年十八，都都……”他咳嗽一陣又哽咽地接着說下去，“都算壯丁，上边要兵，咱也必須出一个人。我央求了，沒用处，村長說官家不管我癆病不癆病，巡警用馬鞭子抽打着我的脊梁把我赶出來。媽的，这这是多么厉害呵，阿三呵，后天，也許明天，你就得去当兵嘍！”

“嗯？那，喀喀……”王三抽抽噎噎地哭起來，用襖袖抹着眼泪，說，“我，喀……不不不，哼！您您有有病，我我我不去！”

“可是，沒有法子啊！”老王含着眼泪瘧声地說：“我想，只

要我不死，將來還能見面，別哭了，睡覺吧！”

王三还是小声抽噎着，老王沉默一会，想去給小牛添草，王三不說話，却把父親攔住，自己去了。老王等了好久，不見他回來，就到牛欄里去看，王三正在出神地看着小牛吃草，一只手撫着栓樁，眼淚滴到欄杆上。

“阿三！”父親的呼喚使他打了個冷顫，“你要聽話，回去睡吧！”

他回屋里睡下，閉起眼睛睡不着胡思亂想起來。他聽見父親一陣陣地咳嗽和兩次給小牛去添草。又聽見父親深長的嘆氣。王三想了很多事：他從生下來沒離開過家，這次要和父親分別，不知什麼時候才能見面，眼淚又流出來，順着腮頰滴到枕頭上，他知道當兵是被人看不起的事，俗話說，“人當了兵，鐵打了釘，小孩到了賣燒餅”都是最沒出息的。可是官家要人，只能服從，但是，父親的病……他想不通，便模模糊糊地睡熟。他似乎恍惚見到一個凶惡的巡警把他捉起來，父親哭叫着給他作揖；跪下央告；那人还用馬鞭子抽打父親。王三害怕地驚叫了一聲就醒轉來，聽見父親在悶聲地咳嗽着，自己的心還在跳，嘴唇還在打顫，睜開眼望望漆黑的周圍，才回復了意識，深長地喘了一口氣，接着輕輕地嘆息一聲。

過了兩天的清早，鷄子才叫，老王就爬起來，點上小油燈到外間給阿三做好了面条，回屋推醒阿三。阿三恍惚地坐起發怔一会，用手揉揉眼睛，忙着穿衣服，隨後又用那塊破毛巾包頭，老王止住他。

“今天，別扎它了，先吃面吧！”

他們吃完面，老王幫着阿三打行李，又囑咐他一些話，充滿血絲的老眼不住地望望沉默的孩子。孩子新剃了的亮光的禿頭，戴上過年時用的紅紐結黑布帽盔，不大圓的腦壳使硬胎的帽盔底下留着能伸進手指大的空隙，腳上穿着父親的半新的大鞋，預備妥了的時候，老王說：“你走吧，不用惦記我！六畝田我能照顧得了，不成就找人幫幫忙，你走了以後，把你媳婦娶過來，你打完仗就快回家，到那時再補一補拜花堂，……記着，別得罪人……記着，你現在的名字叫王三星了，人家喚你的時候……還有，快點回家！”

就這樣，間長把王三帶去村公所；村長又把他們送區轉縣了。當王三背了行李離開家的时候，父親沒有送他，也沒有掩門，只是在院里靠着牆沒力氣地蹲下了。

二

王三到縣城里受訓，開始過不慣集體生活，對於起，睡，吃飯按鐘點听號音覺得别扭，尤其怕整理內務和出操。因為以前過着農民的生活，只懂怎樣種田，割草；能把鏟刀磨得很快，柴筐修理得很輕便，對於學立正、開步走和整理內務相當困難，常被隊長打罵，過了個把月，才漸漸好些，動作和旁人差不多熟練，公差則比旁人出的多，同班弟兄們從對他的輕視和不注意當中，暗暗的贊他吃苦的本領和忍讓的精神。有一次正在吃飯的時候，值日勤務忽然肚疼爬到床上休息了，人們嚷着誰去添飯。王三默默地提起飯桶去廚房里，回來的路上，王三一不留神，就在石鋪的路上跌了一交，把膝蓋磕破了一塊，腳腕扭得生疼，但他還忍耐着完成任務，而且讓旁人吃桶里面的

好飯，自己去從地上收起傾出來的半碗髒的吃了。看見的人們，不得不稱贊地說，“喀喀，你真……！”王三這些好的行為，官長們不曾注意到。相反，他們對待老實沉默的王三常常無故的取笑和欺侮。比方，在訓練第一個月完了的時候，大隊長要檢閱隊伍，分隊長便叫他們集合站隊，喊着立正，報數。王三應該報二十四這個數目，但是凶神般的大隊長站在旁邊，而且閃耀着挂刀皮帶，王三的喉嚨被這些東西吓住，張了張嘴，閉了閉眼，臉急得通紅，沒發出一點声响，行列里的人們雖然不敢笑出聲，但每人的肚皮都緊張和鼓動了一陣，同時也有的暗暗替他着急起來。解散後分隊長把他叫到自己的屋里用尖皮鞋狠狠地踢他一頓。最後說，“媽的，廢物！——罰你公差三天！”

過了幾天，縣城里有庙会。王三的父親從五十里外的王家村走來。中午，他打聽到訓練新兵的營盤。他因為就要會見自己的獨生子了，他快活和興奮到極點，在會客室里坐不住，不住地從門口和窗戶洞里向外探望。他猜想着孩子的樣兒的變化……等了兩個鐘頭，偏偏在沒有探望的當兒，“拖拖拖”走來了王三。見面以後，都紅起臉來，都不知說什麼好，父親看着孩子的頭頂，孩子看着父親的滿是泥土的兩腳。

“阿三，”老王用干澀的聲音說，“官長讓你來見我嗎？”

“日日日……讓，”阿三紅着臉說出一個字。

他們沉默了。老王瞅着孩子，說不出對孩子痛愛的心情。他一面咳嗽，一面抖着棧色的手從懷里掏出兩個還有些熱氣的肉包子，王三只接過一個。

“你都吃了吧！我在店里吃过飯，”老王把另一个塞進了兒子的手里，看看兒子晃動的嘴巴，又回頭看看自己坐的地方，欠一次屁股說，“慢慢地吃……這桌凳是公家制買的嗎？工匠活兒還不錯呵……你要是不夠我再給你買幾個，要不端盤子涼粉來，嗯？”

“不，爸爸，我們喀喀……快快快出操操啦！”

“那——”老王失神地站起，說，“我走吧？別耽誤你們的公事，以後再來。”

“不，爸爸，還得等等等會兒，听听聽見吹吹吹号再再——”

“好好，先不吹号嗎？”老王坐下說。“喂，我差点忘了，把我里面穿的小褂脫給你吧，可是太髒，你自己洗洗。你看，我該在会上買塊洋鹼來，記性这样坏！”他脫下衣服，露出塌陷的胸膛，和凸出的波浪似的肋骨，又把外面的半大褂子穿上，看看孩子的脚，說，“鞋子快坏了嗎？是不是我的那一双？”

“哎哎，”王三也望了望長半寸的鞋子，膝盖和脚腕还隱隱發痛，但那些經過，他絲毫不打算告訴父親。等到父親問他受不受欺侮和整天做些什麼活計的時候，他說，“我們做做做活都按鐘鐘鐘表的，不像在在在家里。吃吃喝睡都是好好好有些人——道，……內內務要要弄齊，好比比說疊疊疊被被吧，那，哎呀！”他說着搖搖頭，眼睛瞅着空隙的地方，沒有形容出什麼，就轉了話頭說，“教教官給給我們講……”

老王屏住咳嗽，用心听着，他從沒有聽見兒子說過这样的话，听來都是些好听的話，但是他非常耽心，恐怕兒子說不完就吹了号。

“你听，我走吧！”老王驚慌地站起，远处响着号音。

“別別別走！”他扯住他的衣襟說，“这不不不是我我們的，喀喀喀可是，我我們的也也快啦。喂，爸爸，家家里的地种种……喂，小小小牛——”

“地都种上啦，小牛賣了九十七塊錢，預备給你婆媳妇时用。前几天，我到你丈母家商量妥当，給你媳妇也批过八字，說七月是行嫁月，也看好了日子，七月初四。到那时，你要是訓完了練，能回家才好。不能，就先娶过門等將來再拜堂，你丈母家也都願意。你要——听，吹号了吧？”

“嗯！爸爸，我——”王三怔了几秒鐘，就跑去上操，他父親走出來，不住地回头，像丟掉寶貴的东西似的，舍不得很快离开那兒。有时望望营盤的大門和上面飄動的旗子，慢慢走回小店。

当天晚上，炮灯号吹过一点鐘，王三还没睡着。雜乱的思想填滿他那从不愛思索的腦子。“爸爸多么可憐！”他想，“有病，还大远的跑來看我，鞋上都是泥土……給我買了兩個包子，还要去端凉粉……他曾去过她家……哎呀，那是正月十五吧，我去她那村里看戲。趙昌那小子还眼瞅逗玩哪，那边，三个閨女，中間的，紅襖黑辮子的……哎呀，七月，七月初几？回家吧！家里上田，現在，按鐘表工作。……什么？爸爸來了！……小紅襖黑辮子……趙昌……包子……吹号了嗎？別別！等一会吧！……上操，什么……？”

他响起了輕微的鼾声。

三

盛夏时候，几个穿草綠色的軍人來到王三受訓的營盤里，第二天，这里所有的人們都緊張忙乱起來。王三他們被編成排，連，營。而且命令准备出發。“到哪里去呢？”壯丁們思想着，但是得不到解答。

王三也和旁的弟兄一样，忙手忙脚地整理服裝，捆打背包。但他心里有些难过，希望回趟家，望望生痲病的父親。可是上边有命令不准任何人請假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他收拾完了，就坐在行李上，兩手托着腮頰默想起來：不知开到什么地方去？什么时候才得回家和父親一起过日子？七月間娶媳婦，什么时候才能團圓呢？……

口笛响了，打断王三的思想。他攬起背包跑出寢室站在隊伍里。分隊長报告請上边下來的官長叫“何連長”的講話。旁边走过來一个瘦高个的軍官，蠟黃色的臉上長着一对鵠鷹一样的眼睛，穿着綠色軍服，微微有些駝背，沒气力似地背着武裝帶，胸脯深陷進去，叫人看了一定信他有鴉片烟或更厉害的嗜好。他一站在隊前，不知为什么，使王三毛骨悚然驚惶起來。給了王三很可怕的印象。

何連長用鵠鷹一样的眼神，向隊伍扫了一遍，干咳了几声就开始講話。王三站在接近排長的地方。胆怯地听着，但是这位上边下來的軍官口音很难懂，最后他听出很少的意思：“……日本的飛機大炮厉害得很……我們不是到那个前方去……不要怕，很快……到地点就發給你們軍裝……行軍用不了半月……弟兄們，……我的話完啦。”

一会，人們活动起來，茶缸碰得水壺叮当作响。一連人的脚步踢拖踢拖地走出营盤就上大路了。

他們在夏天酷热的日光下行進着，爬过很多山嶺，渡过很多河流。每天赶路一百里左右。因为第一二天里有几名壯丁逃跑，何連長气極。除了把抓回來的一个槍决以外，全隊士兵都被处罰餓飯一頓。而且用麻繩把他們系成一串，不管行軍，吃飯，睡覺，大小便都不准解开，大家取一致行动。他們都像机器似的任官長和护兵們擺布。他們走在鋪着厚土的路上，后面卷起一道飛塵。各个人的神气是那样頹喪，疲憊。睜着呆气的眼睛，望着前面不知通到哪里的路子。几天过去，他們因为吃飯喝水不按時間，常常受到飢渴，病号很多，輕些的跟着拖，重些的抓老百姓抬架，再重的，就拋在路旁溝壑里。何連長曾說，“叫他們長期休养吧！”于是，在日光風雨下面和虫獸的侵害中慢慢死去。

王三身体还好，然而有时被沿路的熟悉的景物；山水，庄田，勾起想家的心情：“不知道爸爸現在正做什么……小牛賣給誰家了……”但立刻很知趣地想到这是多想，就轉了念头。希望赶快到了前方，赶快打了勝仗；赶走鬼子才好。

他們行軍六七天之后，十之六七因为渴餓而害了眼病。这样，那麻繩兒就有了另外一种牽引的作用。帶隊的官長也不耽心逃跑事件了。大小便时只派一个班長看守着。但有一次，他們一起到路旁溝里小便的时候，有一个看見里面有流着的清水。就小声嚷着“誰渴呀？下面有水！”立刻，全体都伏下身子高举起屁股，嘴唇探索到水面，貪饒地喝起來，事情是巧

还是不幸呢，偏偏叫何連長看見，許多舉着的屁股上挨了棍子，而且，罵了那个班長一頓。

“混蛋！叫他們喝生水，病死了誰負責？媽的！”

离开何連長，班長就咕嚕着說：“媽的，誰混蛋！公費入了腰包，不給他們買水喝，……哼，不知誰混蛋，媽的！”

他們又走在路上，因为天热，口渴，飢餓，把方才的挨打已經忘掉。將近中午的时候，人們晒得头有些昏暈，肚子也發起慌來，但還沒听到休息和吃飯的命令。王三也有同样的感覺，脊背上流着汗不能管它。走近一棵大樹的时候，聽見立定的口令，大家脚下生釘似地站住，这时，覺得一点風絲沒有了，王三背上的汗流得更厉害，像几条小虫在肉上爬行。他不由自主地扯了扯衣角。动了动上身。就被那位何連長看見，硬棒棒的棍子在他的頭頂上肩膀上敲打一陣，他仍旧是紅着臉，咽了几口水，全身肌肉緊張着忍耐过去。

王三挨打之后，便随着隊伍到大樹下面去休息。这时，人們可以随便松懈一下，左右看望看望了。但那高闊的天空，起伏的远山，蒼翠的田野，散發着香气的庄稼……可對他們有什么兴趣呢？他們感覺出的只是飢餓和昏暈。王三呢，連这些也覺不到，他只是覺得胸腔有些翻乱，腦袋漸漸膨脹。一会儿，便栽倒在地下了。

何連長皺着眉头看了王三一眼。有經驗似地說，“这不要緊的。”随后向着人群：“站起！——前面几里路有个庄子，到那里就打尖。都要打起精神來走，聽見嗎？”

“聽見啦！”一群干澀的嗓音，勉強用力地叫着。

何連長然后向一个衛兵班長說，“那个病号，看样子不是

假裝，先留在這兒不用看守，到前邊村上抓老百姓來抬他！聽見嗎？”

“是！聽見了！”衛兵班長謹慎的回答。

中午过了一点，那些新兵赶到村庄。这时，落后十五里的地方，路旁有一棵柳樹。沒有風，樹枝靜靜地下垂着，濃密的樹葉中間，一個蟬虫像訴冤似地尖聲叫着，炎熱的陽光照在周圍田里庄稼上和道路的厚土上，蒸發出燥熱的氣息。樹蔭下聚集了一兩個人驚訝地彎腰看着一個蜷曲的小人。那人翻着眼珠，口里吐着白沫，手脚在不停地劇烈地顫抖。

“喂，我說呀，你怎么啦！”一個人同情地問他，但沒有反應，那人找了一點冷水替他灌下，他清醒過來眼睛睜開了，再問他的時候他斷斷續續地說：“大大大，不不是我我不願意去，是……他他他們……不要我我我了。他們不不不給水……吃吃吃也不管飽火火火歸了心就就病病……我願……去打……鬼子……喀喀，……他們前……面走了……我怕怕追不不不上……”

“噢！我知道了！咳，可憐！你叫什麼呀？”那人皺着眉問。

“王王王——”

“好，這樣吧。我到前面莊子上叫聯保主任想法子吧！我挺忙呀！”那人說着就走開。向他的同伴耳語着：“你看，多可憐！恐怕是霍亂病呀！他們是新招的隊伍，聽說開到北邊去，預備打共產黨的……咳！”“噢！”

半天過去，太陽挪到西天，被雲層遮住。那棵樹下的病號呻吟了好久，後來忽然平靜下去。他沒說什麼話，旁邊也沒人